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十五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讀詩質疑卷二十五上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孔疏周公成王致太平制

禮樂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經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所以得配天之意也　申公說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爾雅釋訓以履帝武敏句敏音每夙音自為韻稷合祀子敏止上入通韻如思齊之二章也

賦也 鄭箋厥其初始也 朱註民人也 鄭箋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為高辛氏之世妃 孔疏精意以享曰禋祀祀郊禖也 鄭箋弗之言祓也 毛傳祓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 鄭箋帝上帝

也　毛傳武迹也　鄭箋敏拇也　朱註歆動也
鄭箋介左右也　蘇氏曰震娠也　鄭箋夙肅也
鄭箋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歟是維姜嫄
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　嚴氏曰食者民之所以
生也姜嫄生后稷所以生民也　鄭箋姜嫄之生后
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無子之疾而
得其福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
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

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生子而長養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　何氏曰封爲諸侯故稱后爲稷官故稱稷周語曰稷爲大官　毛傳古者必立郊禖焉𤣥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　孔疏祭天而以先禖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　史記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

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朱註姜嫄巨跡之說先儒或疑之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宏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故有然者神人之生而異

於人何足怪哉學者以其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夫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聖人則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河出圖洛出書稷契之生皆載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　孔疏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稷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

亦然故毛公司馬遷及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遵其說鄭康成據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蓋高辛後世子孫之妃也若稷契皆嚳子如史記之說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而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副古方二反上四句去入

通韻

賦也　朱註誕發語辭　毛傳彌終也　鄭箋終十月而生　朱註先生首生也　鄭箋達羊子也　孔疏羊子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　毛傳赫顯也

鄭箋寧康皆安也

孔疏婦人之生首子其産多難后稷雖最先生者其生如羊子之易不坼副災害其母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以此顯其有神靈也　朱註上帝豈

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字與翼韻二林字自為韻上下去入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寘置腓避字愛也　朱註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　蘇氏曰覆蓋翼藉也　毛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孔疏呱泣聲也　毛傳覃長

詩大也　陳氏曰載湍也

朱註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孔疏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置之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今乃值人收取置之寒冰鳥非人類而覆藉之此其神靈之驗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幪唪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　朱註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　鄭箋蓺樹也荏菽大豆也　毛傳旆旆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盛茂也唪唪多實也

鄭箋后稷方匍匐時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别也以此至於能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則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　孔疏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言其長養之事史記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

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即此章是也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相助也茀治也黃茂嘉穀也　朱註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此漬其種也　鄭箋種生不雜

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也　呂氏曰秀始穟也　王氏曰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垂末也
朱註栗既成熟實栗栗然不秕也　毛傳邰姜嫄之國也
孔疏此言稷爲農官時事也后稷教民稼穡種之必好若有神助之力其種殖也除去茂草種之以黄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嘉穀也穀既成熟收入弘多
張氏曰他人之穡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

之助有相之道焉亦贊化育之一端也　錢氏曰穀可收曰穡但舉穡者要其成而言也茀厥豐草以下言有相之道　朱註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金氏曰堯以棄之母感化而生不由有父故使繼母氏之國祚之土而命之曰姬氏

后稷

孔疏邰國當自有君或滅絶或遷徙故以其地封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　毛傳降天降之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　孔疏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徧種之也　嚴氏曰穫刈也　王氏曰任肩任之也

蘇氏曰負背負之也　朱註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也　毛傳肇始也

蘇氏曰后稷既封而獲嘉種曰天實降此於是徧種

之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負任而歸而始祭天焉

鄭箋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朱氏曰秬秠可以供

鬱鬯穈芑可以供粢盛　孔疏天降種者美大后稷

以種之必穫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　王氏曰后

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劉氏曰后稷得國而

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　呂氏曰孔叢

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

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

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平上平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揄抒臼也　朱註簸揚去糠也　劉氏曰蹂脫其穗也　毛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　劉氏曰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　朱註

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也　毛傳羝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

孔疏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我后稷之祀天何如乎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就臼而抒之或簸揚其糠或蹂脫其穗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叟叟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既烝熟乃以為酒及簠簋之

實乃諏謀其日思惟其禮至祭之日乃取香蒿與祭牲之脂膏爇之於行神之位使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軷之祭其祭軷也又燔烈其肉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欲以興起來歲使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也　蘇氏曰此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也　虞惇按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軷之所祭即行神也禮卿大夫用酒脯諸侯以羊天子以犬天子諸侯皆

有尸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上下以歆今分韻上登升下時祀悔平上通韻又用韻之變格

賦也　毛傳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薦大羹也　鄭箋居安也　董氏曰鬼神食氣曰歆

鄭箋胡之言何也　朱註臭香也　鄭箋亶誠也

毛傳迄至也

孔疏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　鄭箋我后稷盛葅醢之屬當於豆者於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祭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子孫蒙其福無有罪過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閲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金氏曰易大傳

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則畝隴之法自稷始也晉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為天下烈矣其流慶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生民之詩履帝武敏毛鄭異說鄭以姜

嫄履巨人跡而生后稷毛則云從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諸儒聚訟紛紛歐陽子力闢鄭氏而朱子則從之更引蘇氏張氏說以為証於商頌玄鳥亦從鄭呑鳦卵之說蓋鄭本之史記非好異也至姜嫄為帝嚳元妃考之史傳多不合史記五帝本紀以堯與稷契同為帝嚳之子按其年次亦多牴牾馬融王肅更以后稷為帝嚳之遺腹子其穿鑿尤甚故今從鄭氏但云高辛氏

之世妃而已卬盛於豆一章諸家皆以為郊天配后稷之祭集註亦云此言其尊祖配天之祭今按誕我祀如何以下二章相續成文上言將祭之事下言正祭之事若以上為后稷之祀天下為武周之祀稷則卬盛于豆於上章文義不相貫續或以誕我祀以下俱指武周配稷之祀尤未可通上云以歸肇祀此云誕我祀如何二章文義正自相承不應以誕我祀為武周之祀

稷故今亦從鄭毛鄭舊分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集註云第三章當十句第四章當八句如此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之首皆有誕字篇法尤爲整齊今從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耉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　黃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此序詩者推本言之也因成王睦族敬老而推本周家所以及草木之仁見其積累之久而忠厚之至也　朱氏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至以介景福皆尊事黃耇乞言之禮也　申公說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興也 毛傳敦聚貌行道也 邱氏曰苞抱韡也 鄭箋體成形也 朱註泥泥柔澤貌

蘇氏曰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謂其方且茂盛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况於人乎此忠厚之至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賦也 毛傳戚戚内相親也 鄭箋具俱也 蘇氏

曰爾邇同近也　毛傳肆陳也

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愛之乎　朱氏曰行道之葦不為牛羊所踐履故能甲坼成形泥然柔澤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兄弟内心相親出於天性相聚而處相依而生亦如葦然所以不可相遠當常相近而陳設宴飲以相親樂也　劉氏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　鄭箋年稚者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朱註

方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外矣讀者詳之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斝古音古上去通韻亦隔句韻

賦也　孔䟽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毛傳設席重席也　鄭箋緝續也御侍也　毛傳斝亦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

鄭箋凡弟之老者既肆之筵又為設重席既授之几

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劉氏曰續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也　孔疏以肉作醬曰醓醢肉汁也　蘇氏曰醓醢醓盬醢之多汁者　鄭箋燔用肉炙用肝以脾臄為加故謂之嘉　李氏曰脾土臟也　毛傳臄函也

孔疏口上曰臄口下曰函　毛傳歌者比於琴瑟也

徒擊鼓曰咢

孔疏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并韭葅以薦進之又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殽則脾之與臄酒餚既備又作樂助歡以此燕樂族人也

李氏曰凡此皆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賦也　毛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朱註堅勁也

孔疏金鍭翦羽謂之鍭鈞參亭也冬官矢人為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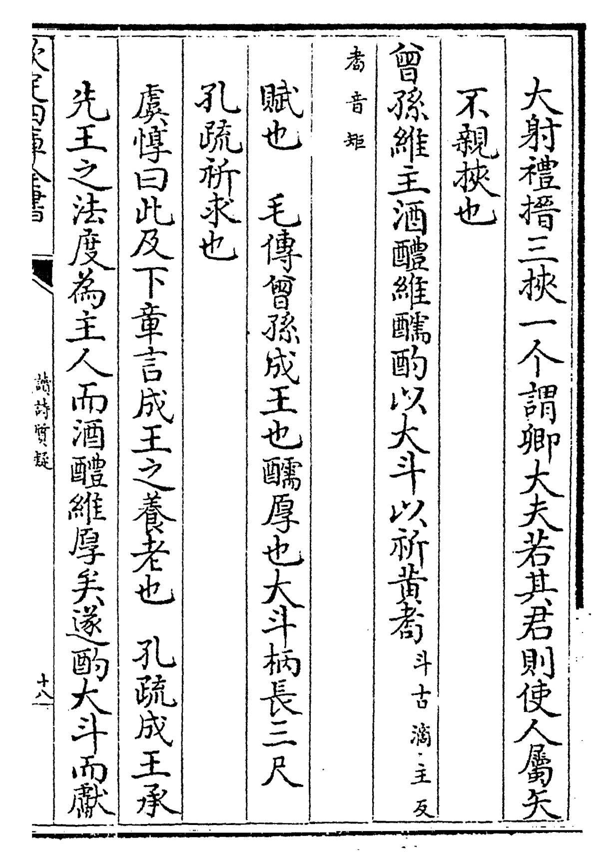
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鄭箋舍釋也　邱氏曰均徧也四鍭徧釋之也射以中多者為賢

朱註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鄭箋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呂氏曰鄉射禮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虞惇按何休公羊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王者與同姓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鍭音胡平

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句彀同引滿也 鄭箋射禮搢三挾一个既挾四鍭則徧釋矣 郎氏曰如樹如手就植之朱註言貫革而堅正也 鄭箋不侮者敬也 朱註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呂氏曰四鍭既鈞之言射者也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曰序賓以不侮 孔疏



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斗古滴主反耇音矩

賦也　毛傳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　孔疏祈求也

虞惇曰此及下章言成王之養老也　孔疏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而酒醴維厚矣遂酌大斗而獻

之以養黃耉之老人　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耉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　嚴氏曰古者於旅也語因燕飲而求誨於老成人一話一言皆足為熏陶漸染之益不徒燕樂已也

黃耉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平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毛傳祺吉也

孔疏成王於此黃耉之老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

禮在旁輔翼之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五章六章毛鄭以為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蓋王說是也呂祖謙云孔氏謂燕射在旅酬後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遂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燕未終舉觶無算爵獻

酬尚多則酌大斗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又禮經無養老大射擇士之文而孔氏云養老與祭相類故亦射以擇士蓋曲説也集註亦云既燕而射故今以燕射為正序賓以賢毛引矍相之圃不如鄭説簡當又此詩毛分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分八章章四句集註謂毛氏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氏首章有起興無所興皆誤遂分四章章八

句愚意詩有全篇比興或一章但有比興無正
義者如行露之首章卷阿之九章是也鄭氏首
章之興於義無害故今仍鄭氏之舊作八章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蘇氏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
故君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
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
君者反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陳氏曰君臣

湛湎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君雖

有酒豈能獨樂夫維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

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太平之時而

能若是　申公說王族與燕答行葦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　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朱註德恩惠也

鄭箋君子成王也　朱註爾亦王也

鄭箋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無筭爵故云醉

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之謂飽德成王有萬年之壽天又助之以大福謂五福也　孔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禄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下文具此五者故以是言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　鄭箋殽俎實也　毛傳將行也　朱註昭明光大也　孔疏天助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

善永作明君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　朱註融明之盛也朗虛明也　毛傳俶始也

朱註公尸君尸也　鄭箋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

辭也

鄭箋天既與爾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

而以善名終也　朱註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

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　呂氏

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　鄭箋靜嘉潔清而美也　朱註朋友賓客助祭者也　蘇氏曰攝檢也

蘇氏曰尸之所以嘏主人者以其籩豆靜嘉君臣相

敕以無違禮故也　孔疏攝者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毛傳恒豆之葅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黄氏曰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閒蓋惟助祭者皆敬則主祭者之威儀自莫不敬矣謂本於朋友之攝可也　朱註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

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平上去通韻

賦也 朱註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 毛傳匱竭類善也

呂氏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甚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爾之善宜其永久不替也 虞惇按祭義孝有三小孝用力

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此詩不匱之義可相參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上去通韻

賦也　孔疏宮中巷謂之壺　董氏曰壺内也自内以達外也　朱註祚福禄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孔疏天之錫爾以善云何乎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於天下使汝有萬年之壽又長與汝以福禄

而施及子孫也天被爾禄景命有僕即祚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分言之　國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　鄭箋被覆被也　毛傳僕附也

朱註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禄而為天命

之所附屬也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　毛傳釐予也　鄭箋從隨也天既釐爾以女

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之子

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孔朱四家無大異惟公尸之

解從東萊讀詩記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孔疏天下太平治功之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守神祇以人為主人能守成則神祇亦安樂之矣　申公說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　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興也　毛傳鳧水鳥　孔疏鷖鳧屬也　鄭箋涇水名

孔疏鳧鷖在水中得其處也　鄭箋爾斥王也

毛傳馨香之遠聞也

鄭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　公尸之來燕也其心安寧羙成王事尸之禮備　蘇氏曰鳧鷖之為物也㥯而遲　公尸之安詳似之　孔疏爾酒殽清羙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禄而來成汝孝子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

之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是也　杜氏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天子諸侯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卿大夫不以臣爲尸皆以孫避君故也　徐氏曰楚茨鼓鍾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爲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尊尸也尊尸尊神也　錢氏曰宗廟之稱公尸謂自祖紺以上弟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

服尸以先公之服則其稱公尸宜也而槪稱公者統於尊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爲爲音謂

興也　毛傳沙水旁也　鄭箋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既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

興也　鄭箋湑酒之泲者也　孔疏脯乾肉也

鳬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

興也　毛傳潀水會也宗尊也　鄭箋于宗宗廟也

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鳬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興也　毛傳亹山絶水也熏熏和悅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嚴氏曰艱猶患也　黄氏曰無有後艱者

非止一身之福而子孫無疆之福也

凫鷖五章章六句

虞惇桉歐陽氏云在涇在沙皆言公尸和樂之意如水鳥得其所鄭氏强爲分别以在沙喻祭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祭天地之尸在潨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喻祭七祀之尸皆穿鑿臆説不可從也

假樂嘉成王也

申公說公尸美王者之詩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上入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假嘉也　鄭箋君子成王也顯光也

朱註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毛傳申重也

鄭箋天嘉樂成王有光顯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禄於天　朱註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而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　鄭箋干求也十萬曰億　吕氏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　孔疏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箋愆過率循也　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蘇氏曰成王干禄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朱氏曰願其子孫之多而且賢也　謝氏曰

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美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禄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 鄭箋抑抑密也 毛傳秩秩有常也 朱註匹類也

歐陽氏曰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禄總其綱紀而已

蘇氏曰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　嚴氏曰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故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李氏曰人之才品高下各有其類循其類而任之不以巳之愛憎參其間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所謂建官惟賢任事惟能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上去通韻

賦也　董氏曰大曰綱小曰紀　蘇氏曰燕安也

毛傳朋友羣臣也　鄭箋媚愛也　朱註解惰也

毛傳塈息也

嚴氏曰成王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而已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於永久此無窮之福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也　蘇氏曰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故外而百辟内而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惟不解於位以使民獲休息也　呂氏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大史友内史友則朋

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首章保右命之鄭箋云成王之官人也

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此誤也詩嘉成王之德能受天禄不應獨舉官人一節也卒章燕及朋友箋云當與羣臣燕飲非獨樂族人而已亦非也之綱之紀與燕飲之意不相貫蘇氏訓燕為安而朱集註用之者是也三章威儀抑抑以下集註云此皆稱願其子孫之辭玩詩意主於嘉成王不應連章累牘頌美其子孫畧於今王而詳於後嗣亦非體也

故今仍舊說云

讀詩質疑卷二十五上

讀詩質疑卷二十五下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疏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本封於邰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曰公劉字也　金氏曰周家稱公自公

劉始　史記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葢召公之志也　申公說周報公劉召公述

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　毛傳篤厚也　朱註居安康寧也　董氏曰埸畔疆界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　毛傳小曰槖大曰囊輯和也　鄭箋干盾也戈句矛戟也　毛傳戚斧揚鉞也　朱註方始也

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

為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有委積囷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廹逐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橐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於是整其師旅設其兵器方始開道而行遷於豳焉是其愛厚於民也　毛傳葢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　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

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胥相也 蘇氏曰宣導也 鄭箋陟升也 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 孔疏容刀容飾之刀

蘇氏曰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也其民則已繁庶矣公劉能順其所欲而導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巘而降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瑤容刀之佩以帶之愛之至也 鄭箋由原而升巘

復下在原反覆之重居民也　吕氏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瑶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　鄭箋逝往也　蘇氏曰百泉衆水也　鄭箋溥廣也山脊曰岡　朱註京高丘也京師高丘而衆

居之也　鄭箋于於時是也　朱註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營居室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葢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鄭箋謂安民館客施政令也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言營立都邑　董氏曰所

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　錢氏

曰前章陟巘降原自北山而南望也此章陟岡覯京

自南岡而北望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平上通

韻末二句韻未詳

賦也　朱註依安也　鄭箋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

儀也俾使也　毛傳登登筵也依依几也　孔疏曹

羣牧之處也　鄭箋宗尊也　毛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鄭箋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乃使人爲之設筵几　孔疏賔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乃使人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　毛傳執豕於牢新國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　孔疏公劉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　錢氏

曰對異姓之臣稱君對同姓之臣稱宗　呂氏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是始曰君之者公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戎蠻子畀楚楚司馬置邑立宗以誘其遺民當典刑大壞之時暫為詐諼之計而猶必立宗前乎此者可知矣　虞惇按困學紀聞君之宗之周禮宗法始於此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　毛傳景考日景也岡登高岡也　孔疏山南為陽山北為陰　鄭箋三單三軍無羨卒也　朱註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田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謂之徹　毛傳山西曰夕陽　鄭箋允信也　毛傳荒大也

鄭箋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土地之東西又長其南

土既以日景定其經界復登山之脊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 孔疏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 鄭箋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也度其隰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税以爲國用什一而税謂之徹 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 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

大 錢氏曰此章言宮室既定營建既畢於是授民之田則壤制賦立國之本務也公劉爲夏諸侯夏后氏五十而貢公劉自以其意變而通之行徹法於國子孫仍之遂爲定制 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賦法皆起於此

嚴氏曰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賦也　毛傳館舍也正絶流曰亂　朱註厲砥石也

鍛鐵也理疆理也衆人衆也有財足也　毛傳皇過

二澗名遡鄉也　朱註旅衆也　孔疏芮水之内也

鞫水之外也即就也

鄭箋公劉於豳作館室先使人度渭水為舟絶流而

南取鍛厲斧斤之石以利器用伐材木給築事也

朱註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

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此章又總叙其始終也　呂氏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虞惇按既登乃依鄭以依為斧扆之扆云公劉負扆而立君之宗之鄭以為羣臣從而君之尊

之猶在郃也今從傳其軍三單註云三單未詳傳云三單相襲也謂初至之時慮有冦鈔故三重為軍以禦備也今從箋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春秋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平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　孔疏餴

一黍米也餾飯氣流也黍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

毛傳饎酒食也

朱註遠酌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

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　鄭箋流潦水之薄

者也酌而置之大器之中又挹之而注於此小器可

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

故也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樂以强教之易以說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朱氏曰民歸之如

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濯滌也罍祭器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墍

平上去通韻此詩合三章通一韻

興也　毛傳溉清也　鄭箋墍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逸齋曰召公陳三詩以戒成王公劉厚民也泂酌

奉天也卷阿求賢也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阿

歌南音隅句韻

虞惇曰比而興也　毛傳卷曲也　孔疏大陵曰阿

毛傳飄風廻風也　朱註君子成王也　毛傳矢

陳也

鄭箋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　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託興於飄風以諷王之求賢此則總序以發端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

賦也　朱註伴奐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　鄭

箋俾使也　董氏曰彌充也　毛傳酋終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閒

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王者惟充

其性至於無虧闕之地似先公之克終而已召公周

之尊老故其祝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

之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厚音戶

賦也　毛傳昄大也　蘇氏曰章著也

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亦甚厚矣惟充其德性然後可為宗廟社稷之主　呂氏曰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賦也　鄭箋茀福純大也予福曰嘏　蘇氏曰常常享之也

呂氏曰此上三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有在矣　虞惇按首章以卷阿興求賢而其意隱而未發也二章至四章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而歸重於彌爾

性究其所以彌爾性者則非求賢以自輔不可也故
下章遂言得賢之事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　毛傳馮依翼輔也　朱註引導其前也翼相
其左右也
孔疏王之臣有善行可為馮依者有藝能可為輔翼
者有至孝可為感化者有大德可為軌訓者　朱註
得賢以為引翼則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

以下乃言所以致福禄之由也　呂氏曰此章始明
言賢者之益焉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
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
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
之間者故宣王在內之臣唯曰張仲孝友而漢臣蕭
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　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　蘇氏曰如圭如

璋純潔也

鄭箋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有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　陳氏曰德行如此故能為四方之綱紀　朱註此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平上通韻羽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　鄭箋翽翽羽聲也　毛傳藹藹猶濟濟也　朱註君子亦王也　鄭箋媚順愛也

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　錢氏曰君樂於得賢賢亦樂於得君君能以賢自輔則賢者爭趨於朝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　鄭箋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平去通韻

興也　鄭箋傅猶戾也命猶使也

朱氏曰傅於天喻吉人在高位也在高位者藹藹而

盛則能宣布王之命令而使膏澤下於民媚庶人所

以媚天子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

雝雝喈喈鳴生岡陽隔句韻

朱註比而興也　毛朝山東曰朝陽　鄭箋鳳凰之

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毛傳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

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朱氏曰此戒王誠於用賢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馬音姥馳音陀車馬多馳隔句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庶衆閑習也

朱註承上章之興也萋萋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庶而且閑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　李氏曰此言人君待賢之禮當如此其厚也賢者之道德絶異於衆人苟以衆人待之則將拒而不至故其所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而後君子至焉觀車馬之富則其禮意之厚可知矣　鄭箋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欲令

遂為樂歌使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以集註為善毛鄭皆誤也詩中豈弟君子皆指王無有稱其臣者鄭云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其音一誤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以喻吉士之多而鄭云衆鳥慕鳳凰

而來猶羣士慕賢者而往仕二誤也維君子使君子亦指王曰君子又曰天子正朱子所云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也而鄭云王之朝多善士有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親愛天子其說迂曲而難通三誤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皆指賢臣而鄭以有孝爲成王有德爲羣臣謂王之祭祀擇賢者爲之尸使祝贊道之扶翼之於上下文不相蒙四誤也有此四誤通篇之義俱失

惟首章有卷者阿鄭云喻王當屈體待賢者此爲得之鳳凰一章鄭云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歐陽氏辨之云成王時未嘗有鳳凰至今按竹書成王十八年鳳凰至而周書君奭篇亦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鳴鳥鳳凰也則前此或嘗有鳳凰至未可知今亦無可考詩義亦不重此姑畧之首章來游來歌謂召公從王來游遂歌以諷王而朱註云召公因王之歌作此以

爲戒未知何所據卷阿飄風義兼比興朱註但云賦也亦非是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

穆公康公十六世孫名虎　申公說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　虞惇按厲王無道使衞巫監謗道路以目召穆公故微其詞託於戒同列實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　鄭箋汔幾也惠愛也　毛傳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蘇氏曰詭隨不顧是非妄隨人者也

鄭箋式用遏止也　毛傳憯曾也　朱註明天之明威也　毛傳柔安也　朱註能順習也

鄭箋民之疲勞甚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蘇氏曰人未有

無故而妄隨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虞惇按後漢陳忠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察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　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者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

此詩每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無使害政也章末皆丁寧反覆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　萬時華曰大抵居高位者喜軟熟而惡剛直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逢迎謟諛容悅取寵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惛怓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遂其繾綣之奸寇虐播於下民而國家

因之大壞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之謂也　春秋傳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糾之以猛也柔逺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　鄭箋休息也逑聚也　毛傳惛怓亂也　鄭箋勞猶功也　毛傳休美也

鄭箋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王之休美述其始功者誘掖之也　虞惇曰無棄爾勞者託爲語同列之辭實所以戒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　鄭箋罔無極中也

嚴氏曰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　李氏曰敬慎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禮貌苟衰賢者去之

矣　呂氏曰此戒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　毛傳愒息泄去也醜衆也　鄭箋厲惡也

朱註正敗正道敗壞也　鄭箋戎猶汝也式用也

鄭箋汝雖小子自遇而汝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不可不慎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汝是用大諫平上去通韻

賊也　毛傳賊義曰殘　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朱註正反反於正也

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　鄭箋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汝如

王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　顧
氏曰此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
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汝是用大諫猶之轉予於
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
斥而為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至於我即爾
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民勞五章章十句

虞惇按此詩朱註從申公說以為同列相戒之辭今從序

板凡伯刺厲王也

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　孔疏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　申公說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　虞惇按此詩雖託於責同列其實以戒王猶上篇之意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平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上帝斥王也板板反也　朱註卒盡也

毛傳癉病也　鄭箋猶謀也　毛傳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

朱註上帝反其常道而使下民盡病矣其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　孔疏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又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實之

於誠信　李氏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哉　鄭箋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孔疏自此以下皆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　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

蘇氏曰天方為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為是欣欣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鄭箋王者政教和恱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李氏曰從來危亂之際惟政教號令足以收拾人心所謂安危在出令也

虞惇按上章出話不然正與辭輯辭懌相反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嚻嚻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半去通韻

賦也 毛傳寮官也 鄭箋即就也 毛傳嚻嚻猶

謷謷也　鄭箋服事也　毛傳芻蕘采薪者

鄭箋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爾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謷謷然不肯受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常言有疑事當謀之芻蕘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　呂氏曰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言而風之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　蘇氏曰謔謔戲侮也　鄭箋老夫凡伯自謂也　毛傳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　朱註耄老而昏也　毛傳熇熇熾盛也

蘇氏曰言天方為虐安得以為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孔疏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也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懠怒也夸毗體柔也　王氏曰載尸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　毛傳殿屎呻吟也　鄭箋葵揆也　毛傳蔑無資財也　鄭箋師衆也

鄭箋天方行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也時厲王虐而弭謗　朱註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

所以然者是以至於喪亂困竭而卒無能恵我師者也　顧氏曰夏侯湛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静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白居易云盡默保位者爲明智柔順安身者爲賢能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羅點云無所可否曰得體與世浮沉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曰立異此三言者可謂痛切而深至也從古惟體柔之人常足爲人心

世道之禍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胥天下化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綱紀日壞家國隨之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多辟之辟辟音僻立辟之辟音璧

賦也　毛傳牖道也壎篪言和也圭璋言合也　蘇

氏曰取攜言易也　鄭箋辟邪也　毛傳辟法也

朱註壎倡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

鄭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

蘇氏曰聖人之導民如暗者之願明而為之牖焉導其天也故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益於民故導之甚易　孔疏言上為善政民必從之是甚易也今民之所行多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女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屏與寧城韻翰與藩垣韻

賦也 朱註价大也大德之人也 蘇氏曰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强族也宗子同姓也 朱註藩籬也 毛傳垣墻也 王氏曰屏樹也 毛傳翰幹也 吕氏曰前告以爲治之本此告以爲治之輔也 荀子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勞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春

秋傳曰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平去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渝變也　毛傳馳驅自恣也　鄭箋及

與也　毛傳王往也旦亦明也游行衍溢也

朱註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

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

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兹者乎　鄭箋昊天在上

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氏曰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李氏曰末章所陳文王之在帝左右也而凡伯以此告厲王者蓋古人責

難於君無非堯舜禹湯之道也

板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子從申公說以此為責同列之詩其實託於同列以戒王與民勞同意上帝板板亦與菀柳上帝甚蹈正同假上帝之尊以斥王而朱子以上帝為天帝誤矣出話不然云云即承上帝說下語意顯然不煩廻護其他訓釋諸家畧同惟無自立辟從鄭不從朱价人維藩從朱

不從鄭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五下